

木凸

作家珍藏版

陆天明 著

作家出版社

99338



200094600

作家珍藏版

木 凸

陆天明 著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木凸/陆天明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8
(作家珍藏版)

ISBN 7-5063-1248-4

I. 木… II. 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4947 号

木 凸

作者: 陆天明

责任编辑: 刘进元

装帧设计: 宁成春

插图: 王仿溪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27 千

印张: 15.25

插页: 11

印数: 10101—20200

版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248-4/I·1236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冯亦代

我一向不认识陆天明，直到去年中国作家协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在小组会场里见到他，还名字与本人对不起号来。

但在文学作品上，我却早已有缘识荆，那是前两年读到他写的《苍天在上》。那几个突出的人物，特别是年轻而犯了错误的黄江北，无不在大叫“苍天在上”，而苍天则若有意若无意地在回应他们的呼唤。作者以使读者惊奇的故事，道出了苍天的无奈与逡巡，从而道出了与权势比，苍天不是想象中的一碧如洗，相反却显得十分苍白。

朋友们告诉我：作者宁愿冒小说无缘问世及犯错误的危险，写了文学上的几个禁区。有人哂笑作者活得不耐烦了，以卵击石，自投网罗，但作者在原则上坚不让步，可以牺牲一切名利，只求作品能在荧屏上显示和刊物上出现。这种为了抨击社会阴暗面而写出真实、穷究根源的大无畏精神，是值得每个以写作为职责的人效法和深思的。

作者之所以能如此我行我素，不向社会的丑恶势力低头，我以为端在于他有浓厚的历史感。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庸庸碌碌，逆来顺受，无所事事，浑浑噩噩，混过一生；但如果他把自己放在历史范畴里来考虑，他就会目明心亮，显隐烛微，找到发生事物

2007/18

在历史中所处地位，从而亮出他一己的感受，而助历史的车轮以一臂之力。我想陆天明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没有功利性的患得患失，一经明确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就会为这一历史责任竭尽全力，去完成这一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能讨价还价，因此在他的作品里便显示出一种人生的沉重感，决不能轻飘飘地度过一生。大而言之，就只是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责”字，是一个人在历史中所占的位置，正投陆天明满腔热情之所好，不能随意取舍，一旦拥有了这个“责”，他便无由脱卸了。

《木凸》可说是陆天明的第三部力作，据熟知他的朋友传来消息，这是作者以五个年头的岁月，三易其稿，换来的些许满足（因为陆天明是永远不会满意的）。这也可以说他历史感的沉重，逼着他永远不能有一己的满足感；因为这个使命原来就不是一个人可以担当起来的。不过他既然勇于承担了，他就不能有些许的满足感，否则他就不能使他的努力垂于永久。这是历史的必然，也就是他作品的魅力所在，更是值得我们欣赏的。

我惯于对一些读过的书说三道四，有的说中了，得到读者的同意，有的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只能算是白说。对于《木凸》这部小说，我以为是新旧思想的白刃战，是中国历史中特有的篇章，不过是缩小到谭家花园有关人物娓娓道来的故事而已。可是这一场战争显示在一连串的问题里：生活在谭家花园的谭姓男人为什么都不能活过五十二岁，到时都得一命呜呼，谭宗三做了谭家花园的继承人而和老管家经易门二人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怨怨又是为了什么？谭三先生同黄克莹小姐的恋爱故事又和经易门有什么关系？谭家花园新旧力量通过谭宗三的豫丰公司和经易门为代表的守旧派之间的明争暗夺所为何来？“木凸”是什么？仅是一种声音吗？为什么要发出那一连串相等于“木凸”的声音？谭宗三在虎坊桥十字路口被人重重地撞了一下，这个人又

是谁？为什么要提这个汉子就像一百多年前只见于楔子中的叶廷眷大人，他和谭家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解答了这些问题，可以使读者更了然于这个故事，抑或更为迷糊？能说这些问题是作者大弄玄虚，要使读者堕入到陷阱中去吗？还是这些陷阱只是陆天明调弄读者的障眼法？……

就是那么些问题，要用三十多万字来猜吗？有位朋友曾经对我说：陆天明是个故事篓子，可以把他的故事从古到今，南北东西，画出人世百态的离奇旖旎。在他的笔下，他是把生活中的故事当作历史的一部分来着笔的，他就有那份虔诚。

作者在《木凸》中所用的语言，也有其特色，好有一比，如同傍晚时学校放学，附近的街道里就会从风里飘过一批十六七岁女中学生的上海腔，叽哩咕噜，你知道她们在抢着说话，但传过来的“吴侬软语”，就无法明白她们在说些什么，就像是一大捧珍珠散落在玉盘里，一种亲切柔和既不能会意又不能忘却的声音，其中蕴藏着某种涵义。这也就是作者的功力和魅力！

故事是多方面的，而叙述故事的手法也是多方面的。如果请一位文学理论家来作鉴定，他也许会说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到现代派性心理、意识派、荒诞派、神秘性……你能举出的文学格局，都能在这部“并非历史小说”而又有些像是历史小说中找到。陆天明是当代一支大手笔，笔底流出的是他无限的热情，可以溶化一切，读者千万不要同他擦肩而过留下交臂失之的悔恨。

这是我为这部小说写的不像而作为像“序”的文字，请作者和读者海涵。我自己则已将陆天明作为我书评生涯有限余年重点追踪研究的个案了。

1997年“七·七事变”60周年初稿，
8月5日完成于北戴河海滨。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四点。或者五点。上海县县署衙门里一片黑静。真正是鸟不叫。树不动。五进三门琉璃瓦。四十九盏铜铸莲花座球形玻璃罩煤油灯或者刚刚点上，或者刚刚熄灭。四十九株桶栽月桂和四十九顶一水红沈绣荷菱绿呢官轿或者刚刚安排停当，或者还在嘁嘁嚓嚓悉悉索索。知县大人叶廷眷的生身母亲叶老夫人从广州坐船到上海来做七十大寿，今朝一早到公馆路码头。叶大人要去接船。理该要去。当然要去。不能不去。不仅自己要去，还命多年体弱多病、向来足不出户的大太太随轿同行。一个时辰前，各位随行的师爷书吏差役在内务总管侄少爷的调派之下，在外院大方青砖铺就的大空场上整備停当，一律成雁行队列，垂手低头恭候两厢。队伍里当然还包括叶老夫人每次来上海定归要用，用起来觉得也还算顺手的那十几个贴身丫头梳头娘姨。此时此刻，她们一个个捧定了梳妆匣、烟灯、茶具、冰桶、痰桶，捧定了那只法国总领事白莱尼蒙马浪先生送的镀银彩绘搪瓷马桶，只等侄少爷一声令下，便鸣金开道，鱼贯而行。但没料想，等了又等，一等再等，侄少爷就是不下令，也不见叶大人书房里有任何动静。再这样等下去，只怕就要耽误今朝的大事了。但就是没有人敢上前去催问。那位侄少爷也只敢在叔父大人的书房门外逡巡再三，不敢去敲门。他知道此刻叔父大人仍在书房里。而且是独自一人。他也知道书房的门紧闭着。叔父大人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把使用多年早已油红暗亮了的藤榻里，依然大睁双眼，半挺上身，僵直了脖梗，直盯着那扇暗底里直通侧厅后花园的小边门，发呆。脸色青白。气息粗重。两手冰凉，且上下颤栗。同时又喃喃呢呢地不知在嘀咕些什么。万般无奈，侄少爷只得商请账房主簿程敬吾程老先生前去探问。未料想敬吾

先生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敢稍有造次，只是连连嗫嚅退避婉拒，真正让侄少爷身上的焦躁之汗一遍又一遍地把内衣和腰带统统潮透，急得他直想昏倒。

于是，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觉得，一定是出事了。

出什么事？

不知道。

……

所幸，这一时刻前后一共只持续了一个并不太长的片断。尔后，书房门突然哐地一声响了。尔后，大人他阴沉起脸，紧低着头，大步踏出房间，快速钻进那顶最大的官轿，赶往公馆路码头。尔后，阖府上下便忙于祝寿。用上海本地话来说，就是“闹猛得一塌里糊涂”。史料载，老太太生辰的正日子是九月廿五。但从廿三日起，“衙门里已形热闹”，是日晚知宾；翌日预祝；廿五日正寿；廿六日谢客；廿七日才告圆满。前后一共热闹了五天。前来拜寿的人，除本地绅董、同僚熟友、本衙门师爷书吏隶役外，还有上海道沈秉成，制造局总理冯峻光，道员赵瑞芬、吴大廷，总兵蔡金章等。因叶大人做过两任南汇知县，南汇的官绅书差等来拜寿尽孝心的就有五十多人。五天中，共用“烧烤三席，燕席十席，鱼翅席二十一席，另送同乡二十席，中等鱼翅席五席，次等鱼翅席十三席，海参席十二席。用酒十八坛，用面上等的三百八十二碗，中等的四百零三碗，等外的二千零五十碗。共印请帖六百张，谢寿帖五百张，领谢帖四百张，另备八十页的梅红簿，作为送礼的登记簿。”甚至连“县监狱里的犯人也领到了赏面和赏肉。”老太太还逾格恩赐，另加了每桌一千文的中桌十席半赏给这些“天涯沦落人”。至于一班跟随杂役，送礼、叩喜的都有答赏，没吃上正式寿酒的，还有折吃可拿，每人至少一二千文……（详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华书局印行的《旧账簿中所见六十年前的上海》，作者吴静山）。如此的喧嚣热闹，自然会让

很多人忘了九月二十一日那天一清早所发生的那一点反常。但偏偏有这么四位始终不忘，不仅不忘，还一口咬定九月二十一日叶家的的确确出了大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事，绝对有关叶家生死荣辱。如此固执的四位是，侄少爷。程主簿。大太太。第四位我们暂且按下不表，只说他是个陌生人，一个陌生的大男人。这男子跟叶家任何一个人都没来往过，但又跟叶家的每一个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此以后，这四位便心事重重，甚至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他们不敢在叶大人面前有所声张。因为叶廷眷本人后来好像一直有意在回避这档子事，再不提这档事，更没就那天的那一点“反常”向任何人做过任何一点解释。同时，这四位也不能跟其他人去说什么。因为叶家后来的确也没发生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比如，大人后来生过疝气，查旧账簿可知，为此支出过一千零八十文钱，买过一批瓣香庐药房的“疝气丸”。但后来肯定是治好了的。因为账簿上也就再没出现过同样的开支记录。再后来二太太病故。这当然是令人非常痛心的，更不能说是件“小事”。大人非常喜欢他的每一位太太。但大人先后娶过五房太太。五分之一的震痛五分之一的失落，总还不能说关乎“荣辱存亡”吧。特别要提到的是，大人在上海县任上满任后，不仅没像其他为官的那样遭遇了或隐退或候补、从此门可罗雀的尴尬伤心场面，反而升任道员，并荣加二品衔。据说这以后“他似还曾做过招商局总办，惜未得有确证”。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公平地说，叶廷眷这一生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生相比，应算是优渥超绝的。即使跟绝大多数为官的比，也算得一帆风顺的了。那么，作为今人的我们，不禁要问，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天，也就是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清晨，在上海县县衙门里，在这位“叶大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一桩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

2

几十年过去了。没人回答。

3

能不能写这样一个家族——这个家族里所有的男性成员，没有一个能活过五十二岁的。这种迹象的显示起码已经有四五代人了。甚至还要久远。于是不能不恐慌。不能不焦虑。再想想这个家族里的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她们一旦得知后，对自家男人的这个“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还有那些将要进入这个家族、但一时还没进入这个家族的女人又会怎样动作？比如那个年轻的黄克莹。

4

但我不想写家族史。

5

祖籍江苏常熟的谭家，当年靠三艘一百二三十尺长的沙船把全部家当从天津搬到上海，便把谭公馆建在贝当路麦琪路、钜籁达路、蒲石路一带。后来的有一天，向来脾气随和、从不走极端的谭先生突然间整整三个月足不出户地把自己关在三楼写字间里，不见任何人。甚至连夫人筱尚香也不见。必须说明的是，谭先生的写字间里，也有一张藤榻。那张藤榻用的时间也很久远了，也早已油红暗亮。也有一只镀金嵌镂的台式自鸣钟，同样地

安座在那么一个用象牙雕出的西洋裸女手掌心里。那脂玉般的乳白，已远不止焦黄。牙黄。斑痕累累。暗渡陈仓。夫人筱尚香强忍住凄惶，一次又一次地把管事房总管经易门叫到自己房间里，要他和盘托出事情的底细。经大总管惶恐。他真的无可奉告。他不是不愿讲，实在是讲不出来。不知道。

“依哪能会勿晓得？依勿晓得，还有啥人晓得？谭家的事体，瞒天瞒地，不瞒依经家人。依是不肯讲，是哦？！难道我筱尚香在依眼睛骨里就那么勿值铜钿？！”二十八岁的夫人有气无力地靠在绣花枕头上，伤心。摇头。一遍又一遍地淌着那清长而又真诚的眼泪水，唏嘘。埋怨。恳求。

此刻的经易门，的确无话可说。三十三岁的他只得低下头。十分难过。十分颤栗。夫人的话一点都没说错。经家三代人在谭府当总管，整整辅佐了谭家三代人。他本人虽说正式从父亲经老先生手里接过总管的职务还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但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在谭家走动，十六岁起就被谭先生的父亲谭老先生相中，被安排在管事房相帮着操办谭家的大小一应事项。多少年来，的的确确正如夫人所言，谭家的事瞒天瞒地不瞒经家人。谭先生的事，从来没有他经易门不知道的。经家人和谭家人的这种关系，在上海滩上是出了名的。这也是经家的自豪。在此同时，经家的几代人都像守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守护着跟谭家的这种关系，从不许家族内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一点上出半点差错，有半点含糊。但这一次，经易门真颤栗了。他真解释不了这几个月来谭先生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变态。如果他当时知道当年上海县县衙门里所发生的那档子事，他就可以对夫人讲，人有时是可能会发生一种让别人弄不清楚其原委的“精神变态”的。不必硬要问个为什么。也许事过境迁，一切太平如旧。可惜他当时并不知道上海当年还有这么一个叫叶廷眷的贵人。更不知道那一天清晨曾有过的“反常”。于是他无法为夫人解脱那沉重的疑虑。他深深地意识到自

己已经严重失职。此时此刻在他心里，的的确确除了无边无际的内疚自责以外，就只有那无际无边的自责和内疚了。他只有强作沉着贞定，以竭力稳定住被疑虑惊惧之风切切实实笼罩了的整个谭家大宅，并带人日夜守候在谭先生的书房门前，以应新的不测和谭先生可能发出的某种紧急召唤。

到那一天，后半夜，书房里总算传出干哑的声音，叫经易门。九十个日夜在门外已经守候得精疲力竭的经易门，瞬间振作，马上对几位同样在门外守候了如许日夜的医生护士做了个断然的手势，让他们把一些输血输液或输氧的必用品先推进房间。谭先生这一向以来，身体相当不好。不是一般的不好，而是相当不好。便血。便起来就嘶嘶地往外喷。鲜红鲜红。求遍了海上名医，都没止住。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三月有余。经易门当然要准备医生护士。甚至还准备了两名七级钳工。实在不行，就强行开锁进门。但医生护士一进门，却被谭先生统统赶了出来。而且不容经易门作任何辩解。经易门当然不敢犟作，只得迁就。安排了医生护士相继退出，他先四下里瞟瞥一圈，没发现有血迹，心里稍稍安顿下来；再看谭先生的脸色，除了那点原有的虚肿黄白，倒也没有新添多少应有的萎颓，甚至都没在那张藤榻上躺着，而是站在那里对经易门说，要他连夜坐船到苏北盛桥镇去请三叔谭宗三回上海。

经易门不免一格愣。他不用回头去看窗外的天色，只要听一听那在树丛楼群间狂撕滥吼的风声，也知道此刻哪是坐船渡江过海的时候？况且三个钟头前，经易门就已经接到管事房抄收到的有关风暴潮的正式警报。那时候，外滩气象台就已经升起了那只专做风暴警示的灰色竹壳空心球。吴淞口外三岬水里的浪头已经有一两丈高。谭家存放在吴淞口煤场上的两座煤山已经被涌上岸来的潮水吞吃得一干二净，只剩一点黄泥底子。而哈同花园张家花园黄家花园……里所有的枇杷树、玉兰树、香樟树、苦楝树、

红栲树、赤楠树、黄杨树、米楮树和一盆盆已经伺弄了三百年之久的老桩盆景，还有那些所谓的法国梧桐、加拿大白杨和德国冬青统统前俯后仰，肆意呻吟或者咔咔嚓嚓折断。赵主教路因此关上了所有的百叶窗。制造局路因此平地涌出三尺半潮水。马桶盖因此成群结队地漂出每一个弄堂口。肇家浜两厢所有的小弄堂里所有的晾衣裳竹杆因此统统跌下来，七荤八素地戳进每一只冒着蓝色火苗的煤球炉。而城隍庙木头架子搭的九曲桥上因此爬满了湿答答的绿毛乌龟。所有的铜吊因此都在喷射灼人的热气。嘶嘶响。

“外头风不小……我已经让郑船长把东兴号开到十六铺码头等着依了。依看依能走哦？”谭先生声音嘶哑低沉，脸色青白，站在那只油红暗亮的藤榻前，一动也不动地看着窗外灰蒙蒙的云团，问。谭家有自备的铁壳轮船东兴号。有自备的船长郑复观。

这种天气，按规矩，设计排水量即使有一千七百吨之巨的东兴号也是开不得船的。只要一松开缆绳，船肯定就会失控，肯定就会横冲直撞；其实，就是不松开缆绳，它也要横冲直撞。但是，经易门还是一语不发地走了。不仅仅是因为多少年来经家人在谭家人面前，惯于不说一个不字；也不仅仅因为几个月前，经老先生临终前曾对经易门留下过这样一句话：谭家，我就交给你了。尔后老先生强撑着坐起，取过那管出自制笔名家周虎臣之手的狼毫“臣心如水”，哆哆嗦嗦地在一张熟宣上，用他那一手极为出色的瘦金体楷书，给儿子写下了最后四个字：“人境壶天”，便喘个不休。

老人家留这样的四个字，到底深藏什么用意，他本人没做任何解释。经家的两代人之间习惯了不做任何“解释”。下一代人习惯了照上一代人吩咐的去做。从不要求“解释”。经易门当然也不例外，没去求个详解。但细品之下，他觉得自己对这四个字的含意似乎已经有所领悟。只是讲不清。讲不清这里所包含的经

家三代人在谭家门里所历经的全部荣耀和辛酸，讲不清老人家在此刻所要表达的一种怎样的自重和期盼。这种自重是老人家从来也不敢明白表达的，可又总想有所表达，尤其在自己即将撒手西去之际又特别想有所表达，可又依然不敢明确表达的。经易门觉得自己能明白、能理解、也能懂得这里边种种的无奈，种种的炽烈委婉固执和种种唯经家人独具的、必备的缠绵、精细、坚韧……于是隔天他就用重金聘请九华堂老先生装裱了这幅字，再用红木镜框把它挂到自己居室的中堂。每每到深夜，当他独自面对这幅清秀劲厉老到谨严的字条时，便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自己是那么的稚嫩。年少无知。总能觉出身前身后一股股阴冷的风在嗖嗖。窗外檐下一双双厚底朝靴似有似无地在响动。

为了谭家，此时此刻，他经易门心里当然只有一个回答：“我一定去。”

于是倏然一声巨响迸出，拦腰袭来的一股巨浪把东兴号铁火轮船长室的那扇铁舱门从钢的门框上辣辣地撕裂了下来。

6

东兴号铁壳小火轮在风浪中好不容易靠上盛桥镇木堡港码头。几十分钟后，老茶房倪志和急急忙忙跑到大有天茶馆店楼上，向谭宗三通报，上海方面经大总管经易门先生有急事求见。人已经在楼下等着了。这时候，谭宗三刚把那位黄克莹女士请到这家新开张的茶馆店楼上雅座间里吃早茶。真是第一次请。刚把板凳坐热。第一客蟹黄小笼包刚刚送上来。头遍盖碗茶刚刚小啜了两口。场面上的拘谨刚刚得到一点舒展。那几句早就在心里盘算了又盘算的话刚要说出口，倪志和这老不死的脚步声，就在楼梯板上格登登格登登地响起来了。扫兴。实在扫兴。

谭宗三只得放下筷子，满心不悦地狠狠斜瞪了老倪一眼，拿

起餐巾在嘴角两边分别轻按了一下，躬身对黄克莹小心翼翼地道了声对不起，便沉下脸，撩起门楣上那条满地荷绿一水青绸布门帘，悻悻地快步走了出去。门帘布用力甩过来，刮到老倪眼角上，老倪都没敢哼一声。老倪是谭宗三从上海带到苏北来的，为人虽然不算聪明能干，但毕竟在谭家门里有年头了，谭家的事多少还是知道一点。他知道，三十出头却一直还单身过着的三先生，轻易不约女人进酒楼茶馆，今朝不仅例外，而且特别看重跟黄“小姐”的这个约会。三先生历来非常讨厌这位经大总管经易门。今朝偏偏又是这位经大总管来冲了三先生这个兴会，偏偏又是他老倪夹在中间当传话筒。真是“酒盅里拌黄瓜，一点都兜勿转了”！

三先生和经总管之间的关系居然会搞得这么僵，对这一点，不光老倪想不通，谭家门里上上下下都没有一个人能想得通。三先生到英国留过学，平常待人蛮有风度。气度。蛮宽容的。特别对一帮子下人，从来不喜欢搭啥臭架子，脸上总归笑咪咪，从不跟你计较什么。但非常奇怪，他就是容不得“经易门”这三个字。有人甚至这么说，他就是因为竭力反对经易门接任谭家总管一职未成，才忿忿然离开上海，到苏北来“求一个眼门前清静”的。

经易门怎么得罪三先生了？

经易门怎么可能、怎么敢去得罪三先生？

经家三代人对谭家的忠心，这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啊。

经易门自己心里也不是滋味。他只是弄不清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竟使这位三先生三老板如此记恨于自己。说起来，自己跟三先生还是同年生的人。生日比谭宗三还略大几个月。从小就受命伺候这位三先生，陪他读小学，读中学。背书包。撑洋伞。拎饭盒。做作业。甚至替他去受罚。立壁角。关夜学。而多少年来，他真切地感受到，谭宗三从来也不是一个不讲情义的人。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俩曾经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后来到底发生了啥，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突然恶成这样……他说不清楚。一想到这种似乎是无法逆转的恶变，他常常彻夜难眠，常常心尖抽痛，透不过气。有人分析过，是不是因为谭宗三去了趟英国，眼界变了，好人坏人颠倒看了？但事情好像也不是这样的。从英国回来好长一段时间，他跟经易门仍然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后来……后来好像也没发生什么特别了不得的事嘛，日子好像过得也蛮正常嘛……两个人的关系怎么就突然恶变了呢？

假如像经总管这样忠心耿耿的人都不讨好，那到底还要怎么做人呢？在谭家门做生活的人，心里都纷纷这样嘀咕。不知所措。这些人多年来都是把经家人当作范本在努力着。多年的事实也在告诉他们，只要做得像经家人，谭家人就会看好你，最起码，也会给你一只“饭碗”捧捧。现在如果连经易门都不讨好了，那……他们该怎么办？在谭家的这生活还怎么往下做？还做得下去吗？

其实，就是谭宗三自己，也讲不清自己在最近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到底为啥突然那么讨厌起经易门来。

理智层面的种种映象告诉他，经易门在同龄人中间，是绝对难得的好伙伴。绝对聪明。绝对能干。绝对忠诚本分。那年到唐家桥鱼塘去钓鱼，只要谭宗三不钓起第一条，非常会钓鱼的经易门，钓竿上就是有一百条鱼在咬钩，他也不会起竿。那天钓到天黑。穿了双白皮鞋的谭宗三只钓到四条小的。经易门却实足足钓到十几条大的。一路上谭宗三闷闷不乐，甚至都不想回去了。他生怕父亲谭老先生因此笑话他。但回到公馆，来到谭老先生面前，翻开竹篾编的鱼篓，他吃惊了。他篓里的那四条小的跑到经易门篓里去了。而经易门篓里那十几条大的，却跑到了他篓里来了。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相信这个“结果”。于是经易门诚恳地向谭老先生诉说今天的鱼真的很难钓。宗三阿哥今天真的很能

干。看见宗三阿哥一条接一条，连着钓起了那么多，他真的非常眼热，佩服。

“这鱼老新鲜的。我拎到厨房间去，让大师傅余汤给大家吃。”尔后，经易门拎起两只鱼篓，光着一双脚，悄悄走了。

这就是幼时的经易门。“难得。实在难得……”谭老先生常常这样感喟之至。

我为啥还要讨厌他呢？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这样，总是说不大清楚。有人说，说不清的原因，是因为没想清楚。那么，想不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十多分钟后，谭宗三回到楼上雅座间。雅座间里已经空了。黄克莹走了。她那只总是随身拎来拎去的珠串子小手包也带走了。花梨木的桌椅茶几当间，只有倪志和一个人在那里闷声不响地收拾着各色茶盏和点心碟子。

谭宗三急问：“黄小姐人呢？”

“走……走了……”

“啥人叫她走的？”

老倪愣愣着，半天没回答上来。嘴笨口拙的他，一时间想不出一个好的理由，既能安抚肯定要暴怒起来的三老板，又能保护经总管。因为正是这位经总管让他把黄克莹“请”走的。刚才经易门一踏进大有天的门，就找到老倪，说，等三先生一下楼，依赶快去把三先生身边那只姓黄的“小骚货”给我弄走。一面讲一面还往老倪手里塞了两块银洋。其实，就是当场不给这两块银洋，老倪也会尽心尽力去做的。因为经验告诉所有那些为经易门做过事的人，只要你尽心尽力，经易门是绝对亏不了你的。早晚必有回报。而且绝对报得让你喜出望外。更何况老倪本来就从心里眼里看不起这个黄“小姐”，早就觉得她不是只正路子。依想啊，单身一个女人，一塌刮子只有廿三四岁，居然已经有了个六七岁